

戰煙

黎錦明著

海天書局印行

795498

62点

黎錦明著

戰

煙

上海天馬書店印行



FUDAN

JFZ0000057899V 复旦图书馆

Rw7676/2

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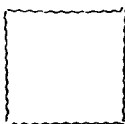
煙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付印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

實價大洋五角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

著者

黎錦明

裝幀者

陳之佛

發行者

韓振業
老靶子路二四九號

印刷者

天馬書店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上海老靶子路
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
天馬書店

一 宴安

貝通路的石道上，一個駕自行車的副兵在黯淡的夜色中急馳着。皮輪軋在沙上，發出一點微聲。

車在一幢西式樓房的鐵柵門邊停了。副兵跳下來，按着電鈴。一個蓬髮女郎的半身影，從樓房的窗幔上映出來。一會，窗門開了。

「是吳祕書的車嗎，琇娜？」

「不，」這女郎關了門，道，「送信的。」

她的左側門基上站着一個粉面的西服少年，倦意的舉了舉臂膀，仍復走進房去了。

這狹小的坐室裏，電光和榕銀似的在梳裝鏡上亮着。窗前那裸臂的，紅旗袍的

女子，玉娜，正在燙髮。

「致明和你通訊了嗎？」這少年傍着她坐下去。

「我不回他的信，」玉娜將燙剪擱下，收了鏡奩，道，「他當顧問了。要我到瀋陽去。」

「這能辦到嗎？」

「有什麼辦不到——」玉娜站起來，比了比她的鞋。「不過我不去。」

「Heroine——」

樓底下的客廳裏，當兩姊妹一推門時，浮起一股急喘的，嘈雜的交響樂音。座衆全沒有留心她們。電光變成黯綠了；映在光漆的地板上，閃着一片紫色。

西牆的長沙發椅上，幾個賓客在撫掌。那著黑呢制服，踏着馬靴的吳參謀和一個法國馬丹得意的回到座間來。他們跳了一節「不諾斯」——一種媚人的節奏，把他們幾乎迷惑了。

戴黃鏡的曹副官長也欣喜的，帶着些微謙遜的，在七八個賓客前致着謝。和他的夫人所合的是帶着一點別緻的，單步舞。一個半老的綬袍紳士替他倒了一杯啤酒，嘆息說：「真是健美啊，健美！」

第二次音樂響了：那是一個叫（*My Vagabond Lover*）的名曲：有一種酸刻的，帶着下流意味音調波起着。玉娜和那垂誓的英國小姐，扮成水手裝，從化裝室走出。座衆的掌聲又起了。她兩人開始着那有中古風度的爵士舞，延長至十分鐘久。……玉娜的情人，那粉面少年，隨着她跳了一陣「恰士登」；皮鞋的響震，成了抑揚的，輕快而笨重的急板。

副官長的左側，那和釋迦牟尼一般緘默着的圓面紳士，忽朝西牆角鋼琴邊的女賓座走來，請求琇娜合一度「狐躁」。琇娜瞪着玉娜，玉娜瞪着一位黑旗袍的，露着愁態的女士。她從靠水仙盆架的座上站起，幾乎是被逼的走出。

電光變成淡黃色了。唱片裏轉着麥唐娜那激發的歌聲。

「這片子我真聽膩了！」一個紅旗袍的小姐說。

「看他們，」玉娜輕聲應着。

這牟尼紳士是一個僅有誠心的跳舞者，女伴的脚幾乎被他纏住了。他們只是在角落裏，座客的面前迴轉；一會，黑袍女士彷彿是被牽到室中央去。她壓制了喉間的赫斯特利亞的驚詫聲。……法國的馬丹的頭轉過去，看在旁座者的臉上，那是一個執「色克士芬」的樂隊員，對她說：「這是從東京下處學來的。」

參謀官和兩旁的座客都笑了。

當玉娜拿着搖鼓，要開始西班牙舞時，室中忽加倍的光亮起來。僕歐一把拉起了帳幔，四桌筵席在那壁陳露着。穿禮服的房主人——馮經理——欠着身站在席間請座衆入宴。

玉娜有些氣忿，上樓去了。………………

三層樓的辦事室裏，那羸瘦的少主人和一個高大的紳士在桌旁爭論着什麼。台

燈將室內部劃成半面弧形。桌上散放着一堆文件，雪茄的輕煙在咖啡盤上移動。

「這樣罷——」少主人忽將煙斗在桌角擲了，道，「我和你打賭。……我們能勝得過甲甫斯嗎？你是做夢，我早勸你把公司停辦；那麼你這所房子也不至出賣，契約上的問題，早完結了。」

「這是不公道的，」紳士搖了搖頭。

「就算我祖護甲甫斯，這還能說占了你的便宜嗎？」

「不行，」紳士重複的搖頭道，「我不能把這所房子和東三省一樣扔掉。」

少主人皺着眉，只是抓髮，「完了，完了，」他嘆息道，「契約還給你罷。」
這紳士在房中走馬燈似的急踱起來。

「少先生，」僕歐推門道，「上席。」

「你說我是燕窩粥喫飽了。」……………

宴席上，因為對於主人的致敬，一切都帶着秩序。問題都移到中日交涉上面去

了。馮經理將標金的事件攔下來，欠着頭對那法國馬丹道：

「貴國大約也是不同情日本這種行為啊——」

這馬丹是一位參贊夫人，她正在想方法喫一隻圓韌的鵝蛋；把這問話完全大意了。「是，馮先生，」她帶忸怩的道，「中國菜是很美的。」

那黑旗袍女士坐在參謀官的右旁；她想得到一些國際知識，便問他日本是否受了俄國的指示。

「免不了的，」參謀官想了一會道，「可是俄國目前不會與聞這事件。他們恐怕國聯有所藉口——」。

在下左席上，牟尼紳士和那緞袍的老年並坐了。他們談到上海的京戲。琇娜很注意他們，叫僕歐將胡絃拿過來。

「不必罷，不必罷，」牟尼紳士慌亂了，擎着一杯酒，放在她面前。「且待我們收回了日租界再說。」

坐衆都歡騰着，爲着那奇形的跳舞，他們幾乎把這機巧的辯才大意了。

在玉娜的席上，是沒有什麼儀式。當一盤蓮子羹被搶着喫完時，她燃了一支火柴，叫右旁的座客輪流的遞過去。亮着的火柴繞了一週，恰停在她左旁的粉面少年手裏；他猶豫了一秒鐘，燼息了，玉娜喧呼着要他喝三杯汾酒。

這時，琇娜爲着什麼事，離席回到自己的房裏。她開了門，發現那始終不露面的，一個黃領帶的黑髮少年坐在桌旁半臂沙發椅上。他看見她，將懷裏的「曼它鈴」放下了。

「琇娜，」他低聲道。

「你爲什麼不去替我陪席呢，」她把鏡匣打開了，道。鏡裏，電光映着她那平廣的肩和露的裸臂——襯出一種幻意來。

「琇娜，琇娜啊，」黑髮少年吟着說。他是有幾分傷感的；因爲聽說她的未婚夫已經離開她，跑到江西腹地去了。「人生不過如此，——戰事又起了。質明說不

定被紅旗架去了。那是多麼失望——」

「什麼失望——」她將髮挽成一圈，帶怒道，「我看他比你有作爲。」

「可是他永不能回到中國來了。」

「難道他還出了中國？」

黑髮少年仍復拿起了曼它鈴。弦在他的手底微呻着。「琇娜啊——A dreamer of you——他從千多里外，跑回來……爲着你，……他爲着你，什麼都犧牲——爲着你——」

「又來這一套——」琇娜突的站起道，「我不喜歡你——」……………

樓下的花院，有一間守房，好像尼菴似的靜着。馮經理的夫人在那火爐旁查着
一批數目；她異常的不安寧，只不住吸水煙。

「杏花，」她朝窗外低聲喊着，「少拿幾瓶酒罷。」

「會，馮經理走進來。」

「怎樣？」她問道。

「看那副官的口氣——」這屋主人只呻吟着，「不很嚴重。」

「徐家的電話已經打不通了。」

「是電話局不接綫？」

「不，」經理夫人咳道，「他們都搬走了，沒有人接。」

「這未免太難堪了。」

「自然。……英租界呢？」

「沒有熟人。于屬文家的馬房都騰出來了。」

這老婦人掩着她的面。

「怕什麼，」經理道。「聽說市政府已經退步了。」

「那就好辦。」

「不見得。誰也不肯承認他們的。……杏花的男人不是加入了什麼團體嗎？」

這時，宴席已過半了。一個褐色西服的賓客請求法國馬丹唱一齣馬塞曲。

「先生，」馬丹低了低額道，「我們法國不打仗了。」

「自然，」參謀官應着，「法國和我們一樣，愛好和平的。」

那緞袍老紳士的旁邊，一個樂隊員離席將「梵亞鈴」拿起來。他是歌舞團的名奏手；弦在他腕下，發出一種跳顫。空氣變雜亂了。座客們都拍掌。

副官長說：「西樂多半是由中國傳去的。」

「是啊，」他的對面，一個矮紳士道，「他們用機械的力，把它進化了。」……

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在柵門外停住了。電鈴震着。

當屋主人馮經理迎出門時，兩個灰衣士官——黃連長和隋連副急走進來。他們朝室內望了一望，褪着手套。

「請，請，」馮經理躬了躬身。

「馮老生，」連長直率的道，「你們還開跳舞會嗎？」

大餐間的賓客都朝這壁看着。

「團長，請你原諒，」連長繼續着，「事務很忙。師旅長有的還在南京，不能來。」

「十點鐘戒嚴，」連副應和說。

玉娜逃至化裝室，那粉面少年悄悄的跟着。

「討賞，」這少年在她面前站了。

玉娜有些醉態了。她說他沒有詩意，而且，沒有法國人那麼嚴重。……但門終於微合了。

玉娜覺得頭部灼熱，走到夾道裏來；她靠在壁角的汽爐旁，打開了窗。她看見連長的馬騰了起來；難得的聲中，三個士官一同消失在黑暗裏了。六七輛汽車集合着；喇叭催促什麼似的只是呼喊。……僕獸急馳過花院，開了柵門。賓客的首行者是副官長；參謀官的馬刺聲在水門汀上，清脆的拍着節。綬袍的老先生只是扶手的

打躬。……一陣急促的軍號聲發出來，幾乎使琇娜開了窗。那是吹色克士芬的變來的軍式送行曲，槍彈也從梵亞鈴的子弦上響着了。

她又聽見姊妹們急步的拾級上樓，到玉娜房裏去取她們的外衣。……她恐怕她們發現自己的臉上帶有淚痕，便藏身在窗幔後黑暗的角落裏。

十分鐘內，一切寂靜了。她的前面，半部夜景展露着。黃臘色的天邊，和那些屋脊，煙窗，杈枒的樹連接了。一種三稜體的，Rabeit Mischer的筆觸融合着1月的上海的濛濛夜景。探海燈光從黃浦江上發出，好像幾道天河，在空間搖動，窺察着雲端。一種奏彌撒的大風琴嘈音在遠處租界裏呻吟……

「明天早上七點鐘罷，」經理夫人，走上樓來，道，「琇娜，關上窗。」

二 壕邊

薄寒的午夜，房家木橋的土坡上，石營長和隋連副並兜着；月色將兩人的騎影映下來，朝坡線上移昇。

微風已隱在枯樹間了，奏着疲弱的曲子。遠處的農舍，起了第一次鷄鳴。

「虬江路的防線呢，」連副問道。

「第二營五連。」

將近坡頂了。營長勒住馬，跳到一塊石基上。他從鞍旁取下一隻包裹，在枯草間放了，用打火機將它點燃了。

「金銀錠麼？」

「不是。我們還信那一套嗎？」

一抹灰燼，承着火鉢，幽靈似的朝樹間橫了過去。營長靜默着，交叉了兩手。他在禱告什麼。

「你還信教嗎？」連長笑道。他的馬被煙火所激，忽狂嘶起來。

營長急跨上鞍。口令聲已超至坡的前面去了。他們穿過一帶矮松林，開始急行。

背影拖長了，往坡下駛。一片江南的霧景從對面瀉來。當馬蹈着田間的枯草時，畦角下升起一羣夜鳥。牠們叫喊着；怨恨人們不該打攪了清夢似的。

「這時候報喪，」營長嘆口氣說，「叫人太不自在了。」

「是啊；除非是母喪。」

「也未必能抽身，就早上一個月罷。」

「唉，十來年的恩情——」

坡的左側，寂靜的，緩緩的迂迴着一隊荷鎗的士兵。兩個士官的馬朝那壁移近